

怀念大姐

贺绪林

清明时节，总有一种沉甸甸的情愫萦绕在心头……

前年四月初七的清晨，刚打开手机，就来了电话，是大外甥打来的。他告诉了一个噩耗，他的母亲——我的大姐，凌晨五时辞世了！我惊呆了，半晌说不出话来，外甥以为我没听清，又说了一遍，我“哦”一声，挂了电话，默然流泪。

在那之前的一天，大姐走路时突然发晕，幸亏外甥媳妇在跟前，急忙搀扶住，但还是扭伤了胯骨。得到消息，我当即就和妻子带着孩子去看望大姐，由于年事已高，加之疼痛，大姐神志有点不清，还认得我们。当女儿拉住她的手说：“姑妈好！”她笑了，很开心的样子。我多少放下了心，觉得腿伤无大碍，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就会康复的。过了两天，我们一家人又去看望她，她在家做牵引治疗。她精神状况比之前好些，神志完全清楚了，说是不怎么疼了，跟我说了会儿话，我怕她劳累，让她休息休息。我和妻子带着女儿来到院子跟外甥两口子说闲话，外甥媳妇拿出一双崭新的布鞋，说是她妈再三叮嘱她，要她给我女儿做双鞋，还要亲自送到我家。我年过半百才有了女儿，大姐比我还疼爱她。听着外甥媳妇的话，我的眼眶不由得湿润了。临别时，大姐睡着了，我没有叫醒她，只想着过两天我再去看她，没料到这一见竟为永诀，我感到锥心般的痛，唯有泪两行。

母亲在世时常给我说：“你大姐是

个苦命人。”这话是有缘由的。在我的记忆中大姐似乎没年轻过，我没见她穿过颜色鲜亮的衣服，一年四季不是一身靛蓝粗布褂，就是一身黑色棉衫。我每次去她家，她都在田地里劳作，没见她清闲过。她的家实在穷，两间矮房——一间住人，一间做厨房，住人的屋子仅有一个平柜，连把椅子都没有，前半截院子没有围墙，常年用玉米秆堵着，当作“墙”。用“家徒四壁”这个词形容她那时的家并不为过。

我读高中时，一天和同学去杨陵街道游玩，忽然看见大姐提个竹篮从街那头走来，我刚想走过去跟她打招呼，她却瞥了我一眼，慌忙低下头匆匆而过。当时，我心里很是疑惑，大姐明明看见了我，为啥要躲避我呢？回到家我跟母亲说了这事，母亲说，你姐没看见你。我肯定地说：“我姐看见我才躲的。”母亲沉默了半晌，才说：“你姐家断顿了，她出去讨要，怕给你丢脸……”母亲眼里闪出了泪花。

我愕然了，我知道大姐家穷，但没料到穷到了如此地步。

母亲还告诉我，大姐出门讨要已经很长时间了，她不在附近村庄讨要，怕被熟人碰见……

听了母亲的话，我半天无语，心里似乎打翻了五味瓶，只觉得鼻子里好像滴进了醋。我暗暗恨自己，恨自己无能，不能帮大姐。

俱往矣！如今大姐的几个儿女日子都过得不错，我时常在他们面前提起

他们的母亲当年讨饭养育他们的事情。有一次，二姐的女儿也在一旁，过后，她对我说：“舅，我姨妈当年讨饭的事你往后再再在我哥我姐面前说了，他们会不高兴的。”我没有听她的劝阻，还是时常在他们面前念叨。我无意对外甥外甥女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，我只是希望他们能时刻记住母亲的养育之恩。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外甥、外甥女们都没有怪罪我，而且时刻铭记着他们当年生活的艰辛和不易。

21岁那年，我不幸从树上摔下，跌伤了脊椎骨，导致下肢瘫痪。医生已明确地告知，恢复健康的希望不大，但母亲和两个姐姐还是四处求医问药，渴盼能有奇迹出现。是时，社会上盛传扶风某地打出了一眼神井，喝了神井的神水包治百病。大姐闻风而动，带上干粮去求神水。

两天后，大姐风尘仆仆地回来了，一脸的疲惫。她来不及歇一口气，就喜滋滋地拿出一瓶浑浊的“神水”，让我快喝。我拧开瓶盖，喝了一口。母亲和两个姐姐巴巴地在一旁看着。大姐问：“好喝吗？”原来求“神水”的人很多，她好不容易才求了一瓶，自己都没舍得喝一口。说实话，“神水”并不好喝，有点苦涩。可我只说了句流话：“好喝，甜。”随后把那瓶“神水”喝了。当然，奇迹没有出现。

那夜我失眠了，我并不是因为“神水”没有创造出奇迹而难受。我是在想大姐是怎样去求取“神水”的？近二百

里路，没有车可坐，就是有车坐，也买不起票，一个年过四十的女人凭着两条腿，两天时间走了她完全陌生的路，而且无饭可吃，只是啃干馍而已。我的大姐，为了他的小弟付出的真是太多太多了。想到此，我的热泪不禁夺眶而出……

艰难的日子在一天一天地流淌，不知不觉中大姐的儿女们长大成人了，而且相继成家立业。这些年，外甥外甥女们的日子都过得有声有色，大姐已儿孙满堂。我每每去看望她时，她都很高兴。与二姐相比，她虽然年事已高，但身子骨硬朗，只是耳朵稍有些背。我时常在想，大姐年轻时吃尽了苦，受尽了罪，应该有个安乐的晚年，没想到她这么快就走了。

母亲别世的那一年，可能预感到了什么，多次对我说：“我下世后，只有你和两个姐姐了，你们要相互照应，走（来往）得好好的。”二姐先离我们而去，如今大姐也远行了，只留下我孤零零一人。

在这里，我要对母亲和两个姐姐说：“其实，我并不孤单，我有妻子和女儿，有个幸福美满的家。你们不要牵挂我，在那边相互照应，好好地生活。”



儿子家门口的春天

雨善

周末下午，丹江公园人很多，很热闹，不少大人带着小孩玩耍嬉戏。阳光下，花丛中，不失为一幅闹春图。我边走边听书。一声“李老师好！”从身后传来，回头见是一位中年妇女，她红着脸说她是某某某，是我的学生。她一说名字，我记起来了，还记得她家住那儿。她很不好意思地说，她上学没听老师的话，不好好学习，没出息。好几次在公园见到我，也没敢上前问话。我说，都几十年了，还记得老师，真感动。只要过得好就行，人什么样都是一生么。她有两个孩子，一儿一女，女儿当教师，也有娃了。我笑着说：“那是活神仙了。”她

问我，孙子多大了？我说女儿还在上大学。看来她还真不知道我的情况。说了一会儿话，加了微信，分手了。

按说，到我这个“奔六”年龄的人，早都该当爷爷了。二十年前儿子意外离开，他的生命定格在十岁上。

早上，我跟友人一块到金凤山给儿子上了坟，也算到他“家”串了个“门”。

他“家”门口，也是春意盎然。迎春花蔓爬满四周，浓绿，青翠，还有几朵没败的迎春花，黄得发亮。蜜蜂在花上飞来飞去。两边的几棵柏树，有胳膊粗细，两人高，柏桠上已是新绿盖旧绿。门前那棵桃树，开得正热烈，像热恋中的女子。

粉红的桃花脸，鲜嫩，迷人。我坐在他“家”门前，醉心地观赏着属于他的春天。

算来他也过了而立之年了。我在而立之时，他3岁，刚上幼儿园。不知他的儿子，在那边是否也进幼儿园了？忽然想起老家一个本家长辈，到儿子家去，进不了门，他却给人说，他是想靠着山墙晒暖暖哩。我进不了儿子“家”门，也是正在看景哩么。那是两个世界，没法穿越呀！

想想，他现在在那边也不算寂寞，他爷爷、奶奶、外公都去了那儿。逢年过节，他该去看看他们吧，尽心尽力，至少还能蹭饭么。那种孝道，我当初是给

路的尽头是爸爸

杨焯

周日和她回家，吃过饭，她和小朋友一起玩滑板车。眼看着滑远了，路尽头有个向下的斜坡，我喊：“快回来！”她大声回应：“我要去我爸爸的坟那里，我要和我爸爸说话！”语气是那么欢快，却又那么令人心酸！她怎么知道“坟”这个字的？从来没有人提起过，总是告诉她，长大了爸爸就回来了！我知道她要说什么，一定是“爸爸，我爱你！”这是她每天重复、不能忘记的话语。我跑到她跟前时，她已经走到爸爸跟前，和爸爸说了话，又跑回来，和小伙伴们开心地玩起来。

现在想想只有死亡是永恒的。我们所说的永远都是谎话，世间唯有死亡才是真正的永远。

小时候，总以为长大了会改变什么。长大了才知道可能有人不会改变什么，但那不是我。如果是我看了这个剧本才同意来到这个世上，那我一定非常后悔自己一时的冲动。只见一面就走，这算什么！我一定是只看了前半部分，没有看后半部分。

正月十五，我带她去看你，依然在这条路上。我拉着她的小手，沉默着和

同样沉默的弟弟一起走近你。她开心地问我：“我们要去看爸爸吗？”我说：“是的。”她说：“我要给爸爸唱首歌。”她的音调欢快而又有点惆怅，我仔细听了听。刚开始没什么具体歌词，后来她就唱出了自己的心声：“心灵手巧的都不见了，我爱的爸爸不见了，我爱的他们都不见了。”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理解这件事的，因为我自己还没理解，还没有接受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给她解释。

又回到正月十五，走到你跟前，她问：“那土里面就是我爸吗？”我说：“是的。”她说：“不知道我爸还认不认识我？”我说：“爸爸最爱你了，认识你。”她轻轻抚摸着坟上的土说：“亲爱的爸爸，我爱你！”“我爱你”是她每天重复无数次的词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似乎在确认“爱”的存在，要确认别人对她的“爱”。跪下时，我让她把裙子卷起来，她说：“我要给我爸爸看。”好吧，穿得漂漂亮亮的让爸爸看，爸爸一定如往常一样笑容满面，心生欢喜！

过年时，我给她买了烟花，出去忘记拿打火机了。我翻出一元钱，让她去商店买了一个。几天前，又路过那个商

店，她说：“妈妈，以后你什么事都靠我。”“嗯？”我都可以买打火机了，以后你什么事都靠我！”语气中有种笃定，有点自豪！好的，其实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每次只要我提东西，她都会抢过袋子，有时候还不让我提。她一直都是个善于思考，善于总结的孩子。有可能她看到我常常用手捶捶背，所以想分担一些本不用她承担的东西。

我和老人在三十晚上踏上回家的路。途中看到邻居家楼上五颜六色的灯旋转不停，像个舞厅一样。我们忍不住笑了。我想你看到了也一定会和我一起笑个不停，然后我俩再评论一番。可惜你不在身边，我虽然笑着，却也觉得有点寥落。我和孩子先回到漆黑的老屋，把灯给你拉亮，再来到你身边。天色已晚，四周空无一人，只有我们一家三口，似乎回到了从前。我们一起放了烟花，点燃鞭炮。冬天的空气很冷，我真怕你会冷。看到我和孩子，应该感觉温暖一点吧。说好了不哭，可还是没有忍住眼泪！老大扶着我，路过叔叔家门口时，叔叔让我进门坐一会儿，可是，我的泪止不住，我的腰也直不起来，

我摆了摆手，哭着和老大踏上归途，家里还有小朋友在等着我呢。途中，我怕老大不懂释放，压抑得太久，就问她：“你哭不哭？什么时候哭？”她扶着我，轻声说：“哭，想爸爸的时候就哭，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哭，在被窝里哭。”我说：“你想哭就哭，哭出来就好受一些，不要总压抑着。”她说：“好的。”老大是个善良的孩子，得到的爱最多，可是在她痛的时候，我也无能为力。我不能代替她，她也不能代替我。或好或坏，只能交给时间。

老二还小，还不知离别的真正含义。每天都在希望自己快点长大，希望爸爸早日回来。她在梦境与现实之间摆渡。拜年路上经过锦绣大地，有人在骑马。她看到后，有点低落地说：“我那时候和我爸爸一起骑马，真是幸福啊。可是我現在不能骑了，都不幸福了！”去年，她曾和爸爸一起骑马玩耍的，整整过去了一年，她居然还记得！你给的温暖、欢乐在时光中永存！

我忽然觉得活着真好，我活着，你就活着。事实上，你从未远离，只是在别人的视线之外！而我们永远在一起！



商洛山

(总第2312期)

刊头摄影 贾书章